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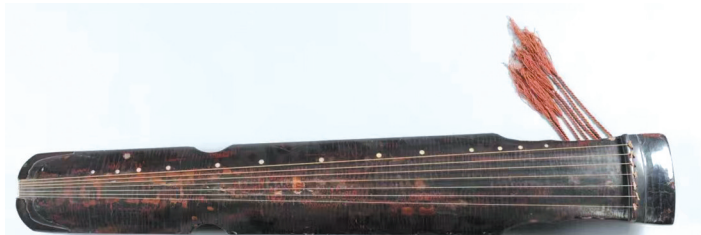
Focus 聚焦

04

成都日报



2025年4月5日
星期六



四川博物院镇馆之宝——唐代雷琴“石洞敲冰”。

文坛有“诗鬼”之称的李贺，其《李凭箜篌引》以“吴丝蜀桐张高秋，空山凝云颓不流”作为开篇，表现乐工精湛的弹奏技艺。诗中提及的“蜀桐”即指用蜀地桐木制作的乐器——琴，而“蜀桐”也渐渐成为世人对“蜀琴”的雅称。唐宋时期，蜀地所制古琴受到文人墨客的热烈追捧，特别是成都雷氏家族所制的“雷琴”，更成为千金难买的琴中极品，苏东坡更以“家藏雷琴”为荣。

蜀琴为何能够名扬天下呢？主要与其出类拔萃的品质有关。宋代朱长文《琴史》有云：“琴有四美：一曰良材，二曰善斫，三曰妙指，四曰正心。”蜀地制琴产业之所以兴旺发达，可谓占尽了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四川盆地多山，地理环境优越，盛产各类适合制琴的材料，如桐、梓、松、杉等。在技艺流传方面，隋代蜀王杨秀在仁寿年间（601年—605年）曾于成都召集四方工匠“常造千面琴，散在人间”，此举极大地推动了蜀地琴艺的发展。到了文艺繁荣的唐朝，蜀地古琴更是异常兴盛，锦官城南商云集，自然催生了一批善于制琴的工匠、善于演奏的琴家以及热衷于观赏的听众……

早在春秋时期，古琴就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，正如《诗经》所记：“树之榛栗，椅桐梓漆，爰伐琴桑。”榛、栗质地坚硬，用于制作琴的配件，桐木一般作为面板，而梓木作底板，故有“桐天梓地”之说。古人选择桐木为材，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，白居易《夜琴》一诗道破了玄机：“蜀桐木性实，楚丝音韵清。”桐木相对密度低，属于较轻的木材，《本草纲目》亦称：“泡桐，叶大径尺，最易生长。皮色粗白，其木轻虚，不生虫蛀，作器物、屋柱甚良。”蜀地古琴，多为遍产于山野的泡桐所制。现代物理研究表明，泡桐声辐射品质常数高，具备优良的共振性，同时其材色浅而一致，纹理细腻、质地轻柔，易于加工，遂成为制作弦乐器的理想音板。

当然，桐木并非制琴的唯一木料，而是主要木料。明何宇度在《益部谈资》中记载了一则颇为神奇的故事：“传称雷威作琴，不必皆桐。遇大风雪之日，酣饮，着蓑笠独往峨眉山深林中，听其声连延悠扬者，伐之，断以为琴。有最爱重者，以松雪名之，故世称雷威琴。”由是观之，唐代的斫琴名家雷威冒雪入山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寻良材、制好琴、奏佳音。这也说明，古琴制作，木材的选择非常重要。

千百年来，雷琴与文人之间流传着许多有趣的故事。例如，南宋嘉泰元年（1201年）夏天，贫病交加的陆游忍痛割爱，将自己收藏的雷琴典当了，换点钱来补贴生活。渡过这次难关后，第一件事又是急迫地要“赎回”旧物，在《昼卧初起书事》一诗中这样记载：“忽有故人分禄米，呼儿先议赎雷琴。”

雷琴今已少，知音世所稀。有学者统计，四川博物院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收藏了历朝历代的古琴共计30张，其中最珍贵的一张为雷琴，是存世不多的雷琴之一，堪称镇馆之宝。这张制作于唐代的雷琴，面为桐木，底为梓木，形制古朴浑厚，名曰“石洞敲冰”，意指声音清绝。

雷琴弹出的声音到底有多美妙？李白的《听蜀僧濬弹琴》或许可以提供一场让人身临其境的视听盛宴：“蜀僧抱绿绮，西下峨眉峰。为我一挥手，如听万壑松。客心洗流水，余响入霜钟。不觉碧山暮，秋云暗几重。”

在一首首平平凡凡的韵律里，轻盈的桐花绽放至今，多少诗人竞相歌咏，多少旅人抬头尽望，一串串紫白色的花朵，酝酿着人世间细腻丰富的情感。在离天空很近的地方，在离家乡很远的地方，在城市的街头巷尾，在乡村的田间河畔，都有着她的身影。暮春的桐花开了又落，陪伴着、记录着、叹息着光阴流逝；高大的桐木，则在花开花落间，将前世的幽幽琴韵在一圈圈年轮中悄然贮藏，贮藏着那些余韵悠长的故事，关于历史、关于文学、关于音乐、关于至死不渝的爱情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清明前后，乍暖还寒，各地桐花渐渐盛开，或浅紫、或白色，于河畔、于山间，于闹市、于平川，绽放着浩浩荡荡的美丽。时令已过清明，伤春惜春间，桐花成为人们常思常念、常歌常咏的重要意象，千百年来以此寄相思、解乡愁。

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，桐花拥有着多重身份，既是节气之花，也是友谊之花，甚至可以成为爱情之花。而桐花之木则被视为制琴良材，“蜀桐”亦成为世人对“蜀琴”的雅称，唐宋时期，蜀地所制古琴受到文人墨客的热烈追捧，生动地演绎了蜀派古琴的浪漫传奇。



清明前后，锦江岸边的桐花记录着岁月变迁、城市生长。

惠风和畅 桐花开在清明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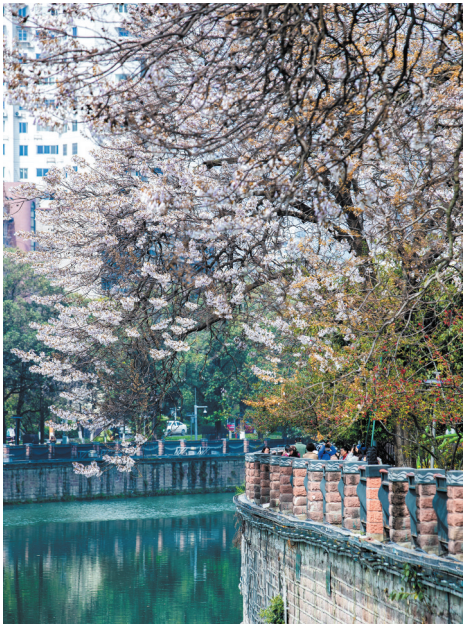
杨立文 翅膀 闫青图



所谓清明，即气清景明。万物生长于此时，清浩又明净，既是一个节气，也是一种节日。古人将清明十五天分为三候：“一候桐始华，二候田鼠化为鴽，三候虹始见。”由于桐花盛开在清明前后，古人就将其视为清明节的代表意象，所以桐花又被称为“清明之花”。

根据观察，现在的桐花与古代相比，花期好像略微有些提前。以成都平原为例，桐花于阳历三月中旬始开，绚烂在清明之前，这或许跟气候变化有一定关联。据考证，清明节气里的桐花多指泡桐树之花，而非梧桐树之花。两者名字虽都含“桐”，但在植物学中属于不同科属——泡桐是玄参科泡桐属植物，梧桐则是梧桐科梧桐属植物。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，梧桐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，兼指梧桐（皮呈青色，故称青桐）和泡桐（皮呈灰白色、质地轻，故称白桐）。梧桐花期一般在盛夏六七月间，花朵小，多呈淡黄绿色；泡桐则盛开于三四月间，花朵较为硕大，多呈白色或紫色。我国栽培的主要种类有兰考泡桐、秋叶泡桐、毛泡桐、白花泡桐、四川泡桐和台湾泡桐等。

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。在自然界，各种花卉的开放与时节有着明显而稳定的对应关系，聪明的古人总结出了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的经验。从隆冬的小寒开始，到暮春的谷雨结束，一共包含八个节气、二十四候，每一候则对应一种花，共二十四种，即“二十四番花信风”。二十四种植物，桐花是其中之一。明初王逵《蠡海集》记载：“清明一候桐花，二候麦花，三候柳花；谷雨一候牡丹，二候酴醾，三候楝花。花竟则立夏矣。”观察细腻的古人对桐花归入展现岁月变化的植物，也印证了桐花的标志性和广泛性。桐花一开，代表着春的帷幕完全揭开，同时也意味着繁华的春景即将逝去。



红星桥旁盛开的桐花令人流连。



五代黄筌《写生珍禽图卷之桐花凤》。

每年春天，草木繁盛之时，美丽的桐花会吸引一种鸟儿前来聚集，在花团锦簇的泡桐枝头，叽叽喳喳，嬉戏玩耍，自由自在地吸食桐花里的甜花蜜。由于这种鸟常栖于桐花，古人便称之为“桐花凤”。

宋代乐史所著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“（益州）桐花色白至大，有小鸟，焦红，翠碧相间，毛羽可爱。生花中，唯饮其汁，不食他物，落花遂死。人以蜜水饮之，或得三四日，性乱跳踉，抵触便死。士人画桐花凤扇，即此禽也。”据研究，桐花凤即蓝喉太阳鸟，属太阳鸟科的小型鸟类，对生态环境要求很高，主要生活在四川、云南、贵州等西南诸省以及越南、老挝、缅甸等地，以花蜜为食，也要捕食各类昆虫，现已被列为濒危物种。

历史上特别是蜀地人士，尤其钟情于桐花凤，还专门将其绘在扇上日夜把玩，谓之“桐花凤扇”。唐代名相李德裕在《画桐花凤扇赋》中记载：“成都夹岷江矶岸，多植紫桐。每至暮春，有灵禽五色，小于玄鸟，来集桐花，以饮朝露。及华落，则烟飞雨散，不知其所往。有名工绘于素扇，以饷稚子。”文中提到的正是岷江畔生长的紫桐、桐花凤小鸟以及蜀

地特有的物产“桐花凤扇”。

桐花凤平时很难见到，所以被视为吉祥之鸟。宋代苏轼回忆，年少时自家庭院中花木扶疏，众鸟筑巢于书室之前，或飞或停，自得其乐，特别是桐花凤，常翔集于此。他在《鸟说》里写道：“又有桐花凤四五百，翔集其间，此鸟羽毛，至为珍异难见，而能驯扰，殊不畏人，闾里间见之，以为异事。”宋嘉祐二年（1057年），苏轼、苏辙两兄弟双双考中进士，看来桐花凤的确是祥瑞之兆。离开故乡后，桐花凤成为苏轼思乡的对象，他在《异鹊》中提到：“昔我先君子，仁孝行于家。家有五亩园，么凤集桐花。”诗中的“么”即小巧的意思，“么凤”便是指桐花凤。苏轼认为桐花凤的出现，是“先君子”（即苏轼之父苏洵）行仁孝之道所致。

桐花凤不仅是祥瑞之兆，也被当作爱情之鸟。清初诗人王士禛素有“王桐花”的雅称，这源于他填了一首艳传一时的《蝶恋花》，词中有“郎似桐花，妾似桐花凤”的句子。王士禛将女人比作桐花凤，男人比作桐花，桐花怒放时，凤自伴随；桐花落尽后，凤亦远走。人世间男人和女人的爱情，如果都能像桐花和桐花凤那般缠绵，那该多美好啊！

友谊之花

见证「元白」至交深情

中唐时期，元稹和白居易同为杰出的代表性诗人，大力倡导了旨在革新诗歌的新乐府运动，人们将他们合称为“元白”。“元白”的缘分始于唐贞元年间，两人于贞元十九年（803年）通过吏部书判拔萃考试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同时登上了政治舞台。“元白”两人的经历曲折又相似，身怀抱负却郁郁不得志，而文学上的创作理念相近，主张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。

元稹和白居易交往近30年，情深谊长，其间多以诗唱和，有学者统计，不包括“元白”二人赠答的部分，共有135组彼此唱和的诗歌，足见他们友谊之深。在两人众多的唱和诗作中，桐花堪称高频词汇，作为特别的植物而存在。元和五年（810年），元稹在贬谪江陵的途中，身心落寞，写了一首《三月二十四日宿曾峰馆夜对桐花寄乐天》：“微月照桐花，月微花漠漠……我在山馆中，满地桐花落。”月光下满地的桐花，是零落满地的寂寞与思念。

收到友人诗作后，白居易欣喜地以《初与元九别后忽梦见之及寤

而书适至兼寄桐花诗》相和，“月下何所有，一树紫桐花。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。殷勤书背后，兼寄桐花诗。桐花诗八韵，思绪一何深。”月下赏桐花，思故人，字字关怀，句句珍重。紫色的桐花，在深山中自由飘落，遍地残芳无人怜，宛如一位身世相似的知己，能读懂诗人的丝丝愁绪，同时也替诗人寄去思念。此外，元稹还写过《桐花落》《桐花》（脱月上山馆，紫桐垂好阴）等诗，白居易也写过《和答诗十首·答桐花》《桐花》（何此巴峡中，桐花开十月）等有关桐花的诗歌。

身处人生逆境，桐花成为诗人心中的寄托，以花传情，以花明志，一方面抒发了诗人被贬的愁闷情绪，另一方面也隐喻着诗人孤傲不屈的人生态度。在容易伤感的暮春时节，桐花以其独特的意象，给诗人的孤独心灵以淡淡的慰藉。或许有了“元白”桐花诗歌的唱和，桐花被赋予了更为深沉的寓意，如同坚持不愿同流合污的他们，不与桃李相竞，独自绽放又独自凋落，又如久卧山中的隐士，不问世事，无论魏晋，宠辱不惊地度余生。



都市里的桐花绽放着浩荡的美丽。

吉祥之鸟

桐花凤的忠贞不渝